



城市革命

——从公有到共有

〔日〕黑川纪章
徐苏宁 吕飞 译 著

城市革命

——从公有到共有

〔日〕黑川纪章 著
徐苏宁 吕飞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 - 2007 - 135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革命——从公有到共有 / (日) 黑川纪章著；徐苏宁，吕飞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11
ISBN 978 - 7 - 112 - 12424 - 4

I. ①城… II. ①黑… ②徐… ③吕… III. ①城市学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9484 号

原书书名：都市革命

原书作者：黑川紀章

原书出版社：中央公論新社

本书由黑川纪章授权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白玉美 刘文昕

责任设计：陈 旭

责任校对：张艳侠 刘 钰

城市革命——从公有到共有

[日] 黑川纪章 著

徐苏宁 吕飞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5 5/8 字数：155 千字

2011 年 3 月第一版 2011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ISBN 978 - 7 - 112 - 12424 - 4

(1968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目 录

序 言	9
1 世界的观念转变与城市化	13
城市是映照未来的镜子	13
从机器时代迈向生命时代	15
从二元论走向共生思想	18
“中间领域”及“共有领域”	21
2 城市的结构改革	24
环状城市	24
循环停止意味着死亡	26
再循环系统	28
集合体理论——在小城市中体现整体意象	30
城市的经济力与文化力	31
以 ODA 来进行文化合作	33
观察世界市场	35
阻碍日本国际化的壁垒	36
为什么日本的大学不使用英语教学	37
经济的循环孕育文化	39
城市不是投机的场所	41

3 从公有到私有	43
从官方到民间	43
网状城市的建立	46
情绪安定机构	48
新型社区的建立	49
青鳞的社会	50
游牧时代与绿洲城市	51
从地域社区到时间社区	54
共有空间论	55
从法人的城市到个人的城市	57
从广场到街巷	58
4 少子化时代的紧缩政策	62
人口减少时代的到来	62
顺应人口减少	64
交流的丧失	67
紧缩政策和福利政策	69
地区医疗、地区福利	71
大城市化在加速	72
重视昼间人口数	74
5 通往紧凑城市和可持续生态城市的挑战	76
城市啃噬光了森林	76
从低密度城市走向高密度城市	77
创造阔叶树、落叶树的森林	79
新加坡的万诺斯	81

高密度的江户	84
杭州的地下城市规划	85
紧缩政策与紧凑型城市	87
城市环境与“生态廊道”	88
6 城市再生与新兴产业	91
21世纪四个有前途的产业	91
创意产业的兴起	91
走向创意城市	94
21世纪型的产业是城市型	96
工厂回归城市	97
生物产业的资源	98
物流产业——亚洲是主战场	101
多样化、复合化的物流	102
物流的网络	104
综合物流终端	105
面向铁路的现代转型	106
新加坡的物流立国	108
21世纪的“新丝绸之路”	109
7 哈萨克斯坦新首都规划	112
国际设计竞赛	112
何谓迁都	113
哈萨克斯坦新首都建设的战略	115
回顾新首都规划的各种版本	121
作为东西交通要冲的哈萨克斯坦	123

拯救地球的哈萨克斯坦农业	126
草原的复活与“雪豹”	128
8 中国的实验城市——郑东新区	132
解读卫星照片	132
中国的城市建设	135
郑东新区概况	137
郑东新区是水的生态城	138
郑东新区是环状城市	142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	145
9 日本的城市战略	150
菱野新城与湘南生活城	150
东京水权力的恢复	154
合作与融合的必要性	158
落后的日本机场和港口	160
作为国际战略的中枢机场	161
给世界的建议、给亚洲的建议	163
国际感觉与世界战略	164
文化力和 ODA	166
后 记	169
译后记	171

* 本书图片、资料由黑川纪章建筑城市设计事务所提供

城 市 革 命

——从公有到共有

序 言

当今的政治世界，呼唤从官方到民间的结构变革。但是，国家和官方如果完全放弃公共作用而去追求经济至上主义的话，那只能产生霍里埃蒙那样的拜金主义者。

另外，如果仅从 VFM (Value For Money 经济性) 方面评价利用民间资本建设公共设施的 PFI 模式（运用民间资金建设公共设施，从建设到管理尽可能高效率运行的政策，即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的缩写），其就是放弃公共的作用。但是，公共设施与公共建筑是传于后世的文化资产，而且，公共建筑应能起到创造更好环境的角色作用。正因为如此，评价 PFI 模式也应当包含 VFC (Value For Culture 文化价值) 和 VFE (Value For Environment 环境贡献度) 两方面。

从官方到民间的结构改革，如果仅以削减国家公务人员数量为目标，只不过是降低成本的经济观点。根本需求在于，与其看官员数量，更应考虑什么是有用人才，变革具有有效机能的组织结构这样的质的结构改革。

另外，少子化因劳动人口减少而被提出，这也有大量的议论，必须将视点从体力劳动的生产性向创意性活动的生产性转移。“体力劳动—移民—犯罪率增加”这样一个短路的思考是可笑的，在创意性和文化成为新产业发展关键词的时代，不是人口问题，而是如何培养具有丰富创造性的人才是关键，人才向日本的转移和作为劳动力的移民具有本质的区别。

大学也同样害怕少子化问题，但是，想进入大学的亚洲各

国的年轻人在激增，即便在欧美，想要学习日本现代文化的年轻人也确实在增加。大学进行面向世界开放的质的结构改革也是必要的。

对区分健康人和残障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福利政策采用新视点也是必要的。假如仅凭人的体力即劳动力来判断人类的生产性、创造性的话，残障人作为劳动力是劣等的，老年人比起年轻人来也是低劣的。但是，从现在开始的时代，是创意性的时代，是人的个性、创造力、智力、教养、经验，日积月累的专业技巧，以及对周围事物的观察力、诚恳待人将成为能动力的时代。在这样的新时代里，区分健康人与残障人、年轻人与老年人是没有用的。健康人与残障人共生的城市，年轻人与老年人协力共生的城市是必要的。只有构建可以自由选择退休年龄，颁发养老金年龄的制度，共生的城市才是福利的质的结构改革。

现在，政府机构的重组再一次被提及。迄今为止的省厅合并可以说只是办公空间变大，原有的组织没有任何变化，银行的合并也是如此，不仅人员没有减少，反而实际上只是系统的组合与改革，根本不是质的结构改革。

从大政府向小政府的转变是世界的潮流，即便人数少，也能起到巨大新作用的政府是必要的。只靠削减政府赤字、改善经济困境的经济改革只是数量上的构造改革。

关于高速公路冻结新设线路的讨论只是量上的讨论。现在，连接大城市、地区中心城市、地方城市的高速公路，大体上已趋于充足。但是，作为为21世纪下一代产业服务的基础设施，例如将机场、铁路、港口、高速公路做无缝连接的高速公路是不足的，有必要抓紧建设。这就是将城市、国土变革为21世纪型的质的结构性改革。国际的中枢空港和集装箱枢纽港，能够在离开城市地价更便宜的地方，瞄准国际物流通道来建设也是

应该的，不是根据各种各样的地区和城市的需要建设起来的地方机场，而是作为国际战略的空港。

从官方到民间的结构改革，绝不是放弃公共精神、共有精神而走向市场原则和经济至上主义，还没有像当今这样追求公共精神、共有精神的时代。

在所有意义上，当今的日本缺少国际战略，应治理各种各样的政策，寻求综合性的、长期性的思考日本将来的思想和智慧。

大约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1959年我写了一篇小论文，认为20世纪前半叶是“机器时代”，并预言从20世纪后半叶将开始“生命时代”。在那之后，我在约半个世纪中，提倡过信息、循环、新陈代谢、共生、生态学、可持续性，这些基本概念均是“生命的原理”。

所谓“生命的时代”是克服西欧二元论的共生的时代。是经济与文化的共生、人与自然、城市与自然的共生，艺术与科学的共生、理性与感性的共生，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共生、健康人与残障人的共生，部分与整体的共生，异质文化（宗教）共生的时代。

1992年，在巴西召开了地球环境高峰会议，签署了“生物多样性条约”，指出了人类与其他生命的共生，城市与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共生的必要性。我设想在将来应该有制订“文化多样性条约”的必要。

迄今为止，地球上的文明，是由欧美的现代化引领的，并且看上去好像是基于二元论的合理主义的现代化，甚至是经济至上主义。这是达尔文主义所说的强者生存、适者生存，其结果就是霸权主义。明治时代的日本追赶欧美的现代化，成功地成为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但是所谓的“生命时代”是为了生命多样，认同多种文化价值的时代，是异质文化共生的时代，

不是欧美文化的霸权，世界上无论大国、小国，正是其多样的文化、宗教、风土，才使地球变得丰富起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 2005 年 10 月 20 日的大会上，以多数赞成通过了确认各国独自的文化保护政策权利的“文化多样性条约”，包括日本在内的 148 个国家投了赞成票，但美国与签署“生物多样性条约”时的情况一样表示反对。该条约是为了防止某一国家的文化掌握着霸权，比如美国的电影和音乐席卷法国等其他国家的文化，是以各国的不同文化相互影响，和谐共生为目标的。

当今的世界与时代正戏剧般地持续着、经历着观念的转变，这其中，城市是反映所有时代矛盾的镜子。挖掘城市本质，面向新的共生时代，对城市进行“革命”，将改变时代，改变世界。这个革命，是从量到质的结构革命，是从经济到文化的结构革命，是重新构筑局部与整体、地区与国家、国家与世界的关系的结构革命。

1 世界的观念转变与城市化

城市是映照未来的镜子

进入 21 世纪，“城市的时代”终于开始了，关于城市的思考，与如何展望从今以后的人类存在方式重叠在一起。城市是什么？人们住在什么样的城市里？这些课题与 21 世纪的产业论相联系，是国家的目标，也与人类如何生存下去这样深刻的地球环境问题直接相关。

围绕城市的讨论与研究，对于 21 世纪的人类来说是一个大的课题，并且这个课题与各种各样的学科领域的最前沿研究相连接。城市已成为映照未来人类社会，或是未来世界的镜子。

20 世纪自始至终被称为城市的时代，象征 20 世纪前半叶建筑运动的 CIAM（国际现代建筑协会）运动，在 1933 年的会议上通过了《雅典宪章》，宣告“20 世纪是城市的时代”。

在创造世界的潮流中，城市从中世纪开始一直延续着，在 20 世纪，其特征是作为经济生产潜在力量的劳动力集中于城市，表现为城市人口的增加，特别是在产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以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等为中心，劳动人口激增，他们支撑着制造业。之后，由于蒸汽机等的发明，使机械得以发展，机器代替了体力劳动成为工厂的主角。于是，产业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中心向以商业中心转移，工厂向城市外部转移，取而代之的是商行和百货公司等所谓商业设施形成了城市的面貌。这样一来，城市扩大了，大型化了，人口和财富在积聚，培育了支撑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文化。这就是 20 世纪前半期城市化的过程，发展

中国家也循着同样的道路在走。

如此，20世纪是城市的时代，但是我认为21世纪仍将延续城市的时代。实际上，对我这个观点持批判意见的是写作《第三次浪潮》的阿尔宾·托夫勒。迄今为止我和托夫勒有过数次对话，托夫勒将应该到来的IT时代定义为只要有计算机在哪里都可以工作的时代，因此是人口分散的时代，是“城市消亡的时代”。在这一点上，他与我认为的21世纪仍将再次成为城市时代的主张是冲突的，但是我想关于这一讨论已经有胜负了。就以日本而言，确定伴随着出生率降低，人口进入了减少期，但包括地方城市在内的大城市，仍然保持着活力。如果从经济性上来看，可以说是城市独胜的状态，21世纪仍是城市的时代是没有改变的。

但是，说20世纪是城市的时代与说21世纪也是城市的时代，其中的意义是不同的。20世纪的城市首先是以所谓劳动者的“人口”形成中心，工厂从城市迁往郊外之后，服务于它们的公司总部大楼和作为金融中心的功能留在城市里。城市发展经济，经济培养文化这样的构图在持续着。东京、纽约、新加坡、法兰克福，其状况是相同的，始终是经济的场所。

而对于21世纪的城市来说，重要的不是标示劳动力的“人口”，而是具有创造性的“人才”。20世纪将人口集中的地方叫做城市，21世纪应将人才集中的地方称为城市。即文化创造城市。在不同的信息、状态碰撞的地方能产生新的文化，正是创造性才是21世纪城市的动力。

另一方面，人口如果增加，必然需要生产粮食的农业耕地，为此就要砍伐森林。还有，不考虑集约化的城市，就会仅仅因为边缘的土地便宜这一理由轻易地继续扩大，由于这两个主要原因，地球上的森林在不断地减少。为了人类的继续生存，必须保存森林，为此，城市必须集约化。

从今往后的城市评价的决定性要素应是伴随环境的文化，我认为，这是使 21 世纪的城市得以发展的关键词。

从机器时代迈向生命时代

现在，发达国家发起的世界性的“城市化”有两个倾向，一是由于低密度化、郊区化带来的城市区域持续扩大及人口和产业的缩小，这是包括德国东部在内的现在众多发达国家依靠紧缩政策不好处理的问题；另一个倾向是信息化引起的全球城市间网络的建立所带来的向城市的集中。

为了理解新的潮流、世界性的城市化的本质，首先抓住其背景中某种根源性的，大时代中的观念转变是必要的。这种观念转变是从“机器原理时代”向“生命原理时代”的观念转变。

我撰写的题为“从机器原理的时代迈入生命原理的时代”的小论文是 1959 年的事，那前后的日子对我来说是人生中最充满刺激的时期。作为代表性的事件，就是 1956 年以雅典宪章为代表，确立现代建筑指导理念与方法论的 CIAM 运动的解体。当时的我体会到了一种犹如失去了教科书一般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在紧张不安的同时，不知道接下来开始的会是怎样的时代，但也是对未来充满着期待的时代。隔了一年之后的 1959 年，从准备“世界设计大会 1960”那时起，开始筹建新陈代谢小组。

我认为 CIAM 追求的东西是“机器的原理”，进一步说，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现代主义时代（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前半叶），可以说就是“机器原理的时代”。勒·柯布西耶说“住宅是居住的机器”，电影导演爱森斯坦说“电影是机器”，意大利未来派的马利奈蒂说“诗歌是机器”。像这样将现代的时代精

表现真是很精妙。

所谓的现代哲学、时代精神，假如要表述的话大概可以说是合理主义和二元论，是理性中心主义。科学技术优先，工业化社会是目标。以分析的手法组织社会、构建城市的功能主义的城市规划，以及运用其方法论的邻里住区规划、用地规划、控制规划等，正可以说是遵循将城市用部件构成的“机器原理”。

机器原理还是普遍性的原理，霸权主义的原理。相信研究作为世界通用语的世界语、作为全球标准的国际建筑风格（国际风格）具有普遍性，都是基于这种普遍性原理。不过，这种情况下的全球标准实际上只是强国的标准、欧美的标准，它恰如达尔文的进化论那样是适者生存、自然淘汰的原理，是基于强势种族的霸权主义。

包括明治以来的日本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求得等同于西欧化的现代化，那种经济与文化的霸权主义就无视众多中小国家多样文化的存在，将世界一元化作为目标。以达尔文为首，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拉瓦锡的化学、康德的哲学、牛顿的物理学等，以及 20 世纪名为法国数学家小组，一般被称为“布尔巴基学派”的现代主义的理论体系，都是唯一有解和命题，研究科学性证明它们的方法的理论体系。这样的体系可以说是“机器时代”的象征。

不过，我认为这个“机器原理时代”在 20 世纪中期迎来了寿终正寝，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开始了作为新时代的“生命原理时代”。

生命原理的重要的关键词是新陈代谢、循环、突变、共生、信息和生态系统，这些全都是我迄今为止一贯追求的概念。

21 世纪也被称为遗传因子的时代，随着完全地解读人的遗传因子，人类首次了解了自身的设计图，正是这一点可以说是生命原理时代最精彩的部分。